

Z 紫地丁文丛

我的心在高原

叶多多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Z 紫地丁文丛

叶多多 著

我的心在高原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心在高原 / 叶多多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08. 8
(紫地丁文丛)
ISBN 978-7-5360-5332-8

I. 我… II. 叶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670 号

责任编辑: 林贤治 张 懿
技术编辑: 易 平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开 本 880×1230 (毫米) 32 开
印 张 8.5 1 插页
字 数 180,000 字
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6,000 册
定 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《紫地丁文丛》

林贤治

大地养育生命，也养育了文学。

文学与大地的联系，可以从先民的关于劳动、游戏、节庆和祭神活动的文字记载中看出来。其中，生命直觉，生命力，生命状态的表现特别生动而鲜明。后来，文学几乎为官方和专业文人所垄断。当文学被供进廊庙和象牙之塔以后，生存意识日渐淡薄，人生中的辛劳、挣扎、抵抗、忍耐与坚持不见了，多出了瞒和骗，为生存的紧迫性所激发的喜怒哀乐，也被有闲阶级的嬉玩，或无动于衷的技巧处理所代替。文学的根系一旦遭到破坏，枝叶枯萎，花果凋零是必然的事。

写作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的发展，但也因此产生了异化。要使文学保持活力，除非作家在与大地的联系方面获得高度的自觉。文学革命往往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，不是没有因由的。由于周围的梗阻和痛楚加剧，对于作家来说，不可能不构成某种压力和刺激，为此，他们真切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。这时的文学，是富于生活实感的文学，是郁勃的文学，突围的文学，力的文学。可是，当社会变动渐渐趋于平复时，寄生的、浮靡的、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随之滋生繁衍起来了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，就是部分蜕去意识形态的硬壳，而重返大地之上。至八十年代中期，无论韵文或散文，几乎同时开始了新的畸变。文体的细化，对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，本来便没有什么好处。就以散文论，粗分是虚构和非虚构两大类；倘从后者特意划出“艺术散文”或“美文”之类加以培植，难免流于狭窄和荏弱，全然不见自由的大精神。有人标榜所谓“大散文”，恰恰不是从精神的要求出发，惟是依赖题材，有一类“文化散文”，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。这类散文，缀连文史掌故，发掘废墟故址，把时空距离尽量拉大，在“陌生化”的途中，变着戏法贩卖陈腐的帝王思想和臣仆思想（在这方面，尤以电影电视界为甚）。还有描叙不同地域不同民俗者，食也文化，色也文化，实际上与消费主义时尚合流。此外，就是追求形式上的“大”，篇幅冗长，结构庞杂，文风铺张夸诞。总之，“大散文”的病根，盖在于脱离大地，脱离底层，脱离实际生活，以致失去痛觉。

本丛书所编为非虚构散文，广义的散文，不拘记叙、抒情、议论，不限文章、日记、书信，重要的是同大地的关联。这其中，有泥土的沉重、朴实、芳香与苦涩，有水的柔润，也有干旱及焦渴。地丁是一种野草，地丁是“地之子”，开紫花者为紫花地丁。紫色，是血的深红外加了幽黯的颜色，可以看作是一种身份或品质。紫花地丁原产中国，具本土性，民间性，全草入药，是古来草野小民常用的疗治诸疮肿痛伪良药。矜贵的君子固然大可以卑贱视之，但似乎这也并不怎么妨碍它的生长，自然也不妨碍对它的利用。这里拿来作丛书的名目，用意在于强调它的野性，与大地的联系；究其本义，简括一点说，也就是为人生罢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001 / 我的心在高原（自序）

001 / 雨季的头几天

017 / 哈卜玛

025 / 阳光下

042 / 山地的盛宴

067 / 那时的爱情

075 / 这是一个悖论

088 / 一桩命案

	098 / 迁徙
	104 / 她们
123 / 澜沧拉祜族女子班的孩子们	
	143 / 佤山的事情
	155 / 黑色、纺织及其他
	168 / 过年
192 / 我为什么要翻越碧洛雪山	
	214 / 碎片：峡谷
	228 / 怒江札记
	253 / 怒江的期盼

我的心在高原（自序）

在很多人的经验里，云南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，对自己以往的审美感受绝对是一种颠覆和摧毁。这片土地不仅缔造了世界上最为质朴的生命，也缔造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的色彩，我由衷佩服他们的眼光。

感谢命运，让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在云南，云南不仅养育了我，更在我的心底置放了一块温暖湿润的地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永远，我都能触摸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，都能享受着它带给我的满足和闭塞，就像小鸟找到了窝一样。

对我而言，也已足矣。

如是，我感激着，酝酿着，涌动着。并且总是渴望自己能够在这片高原的城市和山村之间自由穿行，去到那些真正属于自己心魂的所在——有着神灵栖息的山村，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尤其如此。

很长时间了，我自昆明去到那些遥远的地

方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很多次。远方在哪里？我固执地认为，就在那里，那里就是我心灵的远方。开始的时候，因着一种强烈的想去的冲动，后来更多的仅仅是为了兑现一些生命间相互惦记的承诺。沉沉暗夜，苍茫人生，生命是需要带着体温去彼此抚慰、宣泄、温暖的。可无论何种理由，我每次去了都没有超过预计的时间，最长的一次是在澜沧县的拉祜山寨，呆了三个多月，期间回昆明一次。个中缘由，当然是这些住着神灵并有着绝世风光的地方，由于天荒地远，大都不适宜人类居住。山，不仅大，而且很穷，人，自然也是很穷的。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，从来都不是，甚至内心的惭愧与自责也不能成为我多呆几天的理由，也不能留住我离开的脚步。我开始惧怕山村里的乏味与脏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诗意是有条件的，看与被看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，当直接面对山村日常生活的时候，诗意往往只是一种文学语言，是书本里的东西。不是么？对于外来者而言，山水和土地是一种感觉和概念，而对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劳动者来说，山水土地是相依为命的衣食饭碗，两者有着太多的不一样。长时间的诱惑与恐惧，渴望与矛盾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本书的文字。

诚实地讲，无论去了多少次，我与山村依然是疏离的。

很多时候，我只能无助地一声不响地看着那些与现代社会隔离得相当远的山村，看着那些贫困却平静的人们，每每，曾经有过的诗意荡然无存，体味到的只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沉重与不安。

然而，山村依然朴素着、厚道着、容纳和安定着，窘迫与困顿并没有带走人们生存下去的勇气和欲望，即使生活已经到了那样的无可去处，天堂里的阳光依然在大多数人的心灵里时隐时现，歌声和舞蹈依然没有从大地上消失，人们依然在漫游，在憧憬，在期盼，在坚守，在冥想，在晒太阳。

很难说清是什么触痛了我的心。他们，抑或根本就是自己？

或许，我过于偏执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些朴素生命承担苦难的韧性和耐力让我长久地汗颜，也有了一些信念。

那么，如何去表达呢？

我的惶惑由此产生。

我想，我所能做的，恐怕仅仅是在一种积累的空间和时间里，来面对那些山地生命所传达出来的尊严、尊重、敬畏和信息，来表述一些刚刚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情状、高原周而复始的时光，以及人们在相互感染中的恐惧、期盼和愿望。

所有这一切，同山里人日常生活最常见的元素有关。

唯其如此，我的心才能够安静下来。

雨季的头几天

一切关于哈卜玛的记忆，是从雨季开始的。

不大不小的寨子，居住着清一色的拉祜族。沿着坡地，一家一所茅草房，参差错落，倒也自然。暗光中，屋顶的颜色，有明有暗，由茅草的新旧支配。房屋周围，有着不太广阔的红壤，稀稀拉拉种着苞谷和荞麦。

红壤太贫瘠，庄稼活得艰难，但村民一年的口粮，主要还得靠村边的这些土地。

好在这里是澜沧江下游的河谷地区，热量足湿度大，雨水充沛，各种可以入药的草本植物很容易生长，能吃的野菜也不少，野面瓜、山竹笋、苦凉菜、野百合，以及各种各样的山菌，都是上好的野菜。

虽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得辅以野菜，但哈卜玛所有生活的开端，都必定是从野菜开始的。每一个哈卜玛的孩子，当他稚嫩的双腿能够离开茅草房，走得稍远一些的时候，他平生的第一次收

获，就是一小兜，甚至仅仅是一小把野菜。像第一次觅食的小兽，他内心充满了难言的怯弱与兴奋，一步一步顺着地埂在那些蓬勃的植物中仔细寻找，辨认，希望能够尽快找到人和牲畜可以果腹的食物，荠菜，灰灰菜，马豆草，这些浅根植物都是他力所能及的，地埂上那一行小小的脚印，就是他全部生活的起点。从此，他将沿着父辈祖辈的足迹，走，走，不停地在山里走，走向成熟，走向衰老，也很难走出这片山地。而这，或许就是他一辈子的命运。

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傍晚。

站在雨水里，付光宇问我，是住小学校，还是住娜倮家里？

当然要住在娜倮家里，和学校的水泥房子相比，我更愿意睡在拉枯人温暖的火塘边。这个习惯已经有些年头了，哪怕有条件更好一些的住处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有火塘的地方，说不清为什么，反正往火塘边一坐或一躺，吃着他们的食物，听着他们的语言，心里自然就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踏实感。

脱下灌满泥水的旅游鞋，巨大的疲倦和致密的夜袭了上来。

我不是一个容易忧伤的人，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，尤其是身处异地的时候，一座山一条河很容易就把你熟悉的世界挡住，那是多么令人惶恐的事情啊。

房东娜倮是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员，30多岁，读过小学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她刚吃过晚饭，正把一个拳头大小的陶罐放在火塘边翻烤着，空气里弥漫着特殊的茶香。像所有的山村妇女一样，娜倮沉默而勤快。一只木碗在她的手里擦了又擦，一碗热腾腾的茶水就端到了我的面前。

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。

钝角的三角架下，金黄色的火焰在这个绵绵的雨夜向着黑暗，



群山中的小村庄

向着未知飘荡，一种柔软的东西瞬间充盈了我的眼睛。

火塘的温暖，人心的温暖，以及有关火塘的祭歌，犹如婴儿纯净的身体，在这个遥远的山村，由我的双手轻轻触摸到了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曾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形，至少，我一定说过什么话的，事实上我当时什么也没有说，只从骨子里觉得，真静啊。

在朋友看来，很多时候我与这个世界是不搭边的。不止一次，我在那些边远的角落，想尽一切办法，穷尽一切手段和他们联系上，然后说一些与这个世界不搭边的话。不要说别人，就是我自己，回到固有的生活中后也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事后我仍然

还会不断地往那些地方去。

这真是无法说清的事情。

我一直生活在远离文化中心的边地云南，打小时候起，抬眼就能看见不远处的山，伸腿很容易就走到同样不远的庄稼地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生活在一个叫三家村的山村。诚实地讲，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至今仍然惧怕农村。因为它们总让我想起简陋、粪便，以及无法忍受的贫困和脏。虽然那里有着极为充足的阳光和雨水，有着形状奇异的山峦和深谷，照当今的旅游术语来讲，完全是一个少有的“世外桃源”，但绝美的风光并没有给那里带去更多的粮食和收成，相反，由于山高路远，土地贫瘠，那里的生存一直格外艰辛，身体的，生活的，都是实实在在的苦与难，人们的脚步经年在山里移动，吃着山里出产的荞麦、苞谷，喝着从远处背来的泉水，从这座山坡走向那座山坡，为的仅仅是寻找一些稀有的饱暖。

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过去了。

没有人会注意到门前的麻栗树已经发出了好看的嫩芽，也没有人会注意到头上的天空是多么的蓝，太阳正隔着树叶透出一束束耀眼的光，光里有些小小的亮点，那是些憋了一个冬天的小飞虫，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春风与阳光。

是的，在云南山地，人们从来不会留意到身边的风光，却很小就学会让自己像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土壤，寻找赖以生存的食物。这是必要的。降生在哪里是无法选择的事情，靠天吃饭的日子也不能不让人揪心，种子如期播了下去，心却跟着悬了起来，收获太难预料。如果碰上几场喜雨，种子出得整齐，自是欢喜，但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草因此而锄得更勤，家里神龛上的香火和供品也添得更旺。缺雨的年份就不用说了，除了张罗着找找

野菜采采草药什么的，只有对着神祈祷了。即使是无神论者，在灾难和困厄面前，也不是了。

但快乐总还是需要的。

每当节日，或仅仅是某个想唱歌想跳舞的夜晚，山地的人们都会把篝火点燃，弹着弦子尽情地唱歌跳舞，所有的身体围着沸腾的篝火一遍遍地咏颂、祈祷、诉说和祈福，然后，再沿着被篝火照亮的夜空，奔向冥想中的天堂。在这些山地，神灵是无处不在的，它们不仅仅存在于火塘、山崖、泉水、草木、飞花，还沿着山转，绕着水走，和所有人的祖先连在一起，和庄稼的生长谷物的收成连在一起。很多人也许知道云南有 26 个民族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会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支系，有多少个支系就有多少个节日，那些浩如烟海的古歌、神话和舞蹈就是这么来的。

或许，对于生活在窘迫中的人们来说，更需要也更能生长出一些神秘悬奥的意想和绝望中的力量吧。

否则，真难想象，这样的存活，该是怎样的艰难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在云南波浪一样延绵的群山中，人们已经习惯把自己的欲望与梦想、幸福与不幸统统交给了各自心中的神灵，为了自己的谷物和牲畜，为了自己的父母、孩子以及自身的温饱和健康，对着天空，对着大地，对着太阳和月亮，对着山神，对着水神，一遍遍地诉说和祈求，一遍遍地赞美和歌颂。

他们的心灵需要在另一个星空中飞翔。

本来，我一直是沿着澜沧江下游东岸走的，鹰，不时在头顶盘旋。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过，有鹰的地方，除了草原，大都是一些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。

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，比如哈卜玛。这个同样有鹰盘旋的拉

枯族山寨就不孤独，在它周围遮天蔽日的群山中，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山寨多得像森林里的蘑菇，一拨接着一拨。

到达澜沧县城的当天，在哈卜玛山村支教的朋友付光宇就托人捎信给我，要我一定去那里住几天。付光宇是云南师范大学的教师，志愿到哈卜玛支教已经一年多了。我没有犹豫，第二天就动身去哈卜玛。

从县城坐车到达大平掌就没有车了，大山挡住了去路，要去哈卜玛，还得步行七八个小时。公路没有通到大平掌的时候，从县城到哈卜玛就更难了，翻山越岭要走五六天的时间。一路上，不时会碰见几个正在干活或走路的山里人，一两个，三四个，很少会超过五六个人，像土地里突然滚出了几颗质地密实的洋芋。他们无一例外地总是一门心思地盯着脚下的土地，从容不迫，不停歇，但也并不着急。很多人是赤脚的，缺少鞋子或是舍不得穿鞋子。深山里，江岸边，那些蚯蚓一样的小路，全是这些被太阳晒黑了的脚板踩出来的。

这样的山路让我哑口无言。山路的历史太漫长了，你往前翻一百年是这个样子，翻一千年还是这个样子，今后呢，也许还是这样。山太大，大到失去了修路的可能，况且，照投资者看来，如此蛮荒的山里，除了有点苞谷洋芋，还有什么值得投资修路呢？

云南的大山当然是注定不会改变的，山里人的一生也注定了要在这些脚板踩出来的山路上来来往往、生生死死，赶集、种地、收获，接送神灵、嫁娶新娘。

山里的行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漫长到让人的思维失去感觉。同所有山民一样，我的身体本能地模仿着蛇、蜥蜴、穿山甲之类勾着头移动，以减少体能的消耗。在一个叫老鹰嘴的垭

口上，我不得不歇了下来，以缓解一下难耐的渴与累。

还好，有风吹来了，一阵，一阵的，混合着阳光、灰尘和草根树木的气息。

我的目光中不可避免地又跳进了低处几个缓慢移动的黑点，当然还是那些不知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的山里人。一会儿，黑点移到了我的眼前，是四个年纪相仿的中年妇女，每人背一竹篓，里面有一些根状的植物，其中一位还手拿一棉线团，边走边捻。大概是挖药材的吧，我想，没问。

侧身相让的一刹那，我看见她们的额头潮湿而温润，眼睛却是平静的。我和她们都没有说话，相视笑笑，便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有些东西是不可能永恒的，比如科学，革命，飞花，彩虹，以及爱情。人在山里移动，一刻，即是百年。

苦是实实在在的。

我的心里真不好受，他们实在是太有韧性了，再苦也还是要过下去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宿命？

途中经过了很多山涧溪流。

当地人把这些山涧溪流一律叫做“河”，比如大棕河、南本河、佻朗河等等。其实，那不是河，它们中的很多充其量只是一些跟着山转绕着云走的溪流，统统把它们叫做河实在是有些勉强。其中可以称得上河的要数小黑河，是澜沧江支流。因而，这条河上的独木桥也最多，一般架设在河道狭窄、水流湍急的地方。过这种桥，经验和胆量是必不可少的。

五月初，正是澜沧雨水来临的季节。